

為謗法。若作是言。此是為諸菩薩宣說。此是為諸聲聞宣說。是為謗法。若作是言。此是為諸獨覺宣說。是為謗法。若作是言。此者非諸菩薩所學。是為謗法。」若毀謗法。其罪極重。三摩地王云。「若毀此瞻部洲中一切塔。若毀謗契經。此罪極尤重。若弑盡殮伽沙數阿羅漢。若毀謗契經。此罪極尤重。」雖起謗法總有多門。前說此門極為重大。故應勵力而斷除之。此亦若能獲得如前定解。即能遮除。故其惡行自趣息滅。此定解者。應由多閱諦者品及妙法白蓮華經。而尋求之。諸餘謗法之門。如攝研經中。應當了知。

如何講聽二種殊勝相應法中分三。^一聽聞軌理。^二講說軌理。^三於完結時共作軌理。初中分三。
^一思惟聞法所有勝利。^二於法法師發起承事。^三正聽軌理。今初

聽聞集云。「由聞知諸法。由聞遮諸惡。由聞斷無義。由聞得涅槃。」又云。「如入善覆蔽。黑暗障室內。縱然有眾色。具眼亦莫見。如是於此中。生人雖具慧。然未聽聞時。不知善惡法。如具眼有燈。則能見諸色。如是由聽聞。能知善惡法。」本生論亦云。「若由聞法發信意。成妙歡喜。獲堅住。啟發智慧。無愚癡。用自肉買亦應理。聞除癡暗為明燈。盜等難攜最勝財。是摧愚怨器開示。方便教授最勝友。雖貧不變是愛親。無所損害愁病藥。摧大罪軍最勝軍。」

亦是譽德最勝藏。遇諸善士為勝禮。於大眾中智者愛。」又云。「聽聞隨轉修心要。少力即脫生死城。」於其所說諸聞勝利。應當決心發起勝解。

復次應如菩薩地說。須以五想聽聞正法。謂佛出世極罕難遇。其法亦然。由稀貴故。作珍寶想。時時增長俱生慧故。作眼目想。由其所授智慧眼目能見如所有性。及盡所有性故。作光明想。於究竟時能與涅槃菩提果故。作大勝利想。現在亦能得彼二之因。止觀樂故。作無罪想。作是思惟。即是思惟聽聞勝利。

於法法師發起承事者。如地藏經云。「專信恭敬聽聞法。不應於彼起毀謗。於說法師供養者。謂於師起如佛想。」應視如佛。以獅座等恭敬利養而為供事。斷不尊敬。應如菩薩地中所說。而正聽聞。謂應無雜染。不應作意法師五處。離高舉者。應時聽聞。發起恭敬。發起承事。不應忿恚。隨順正行。不求過失。由此六事而聽聞之。離輕蔑雜染者。謂極敬重法及法師。及於彼二不生輕蔑。不應作意五處所者。謂戒穿缺。種性下劣。形貌醜陋。文辭鄙惡。所發語句粗不悅耳。便作是念。不從此聞。而棄捨之。如本生中亦云。「處極低劣座。發起調伏德。以具笑目視。如飲甘露雨。起敬專至誠。善淨無垢意。如病聽醫言。起承事聞法。」

正聞軌理分二。斷器三過。依六種想。今初

若器倒覆。及縱向上。然不淨潔。並雖淨潔。若底穿漏。天雖於彼降以雨澤。然不入內。及雖入內。或為不淨之所染污。不能成辦。餘須用事。或雖不為不淨染污。然不住內。當瀉漏之。如是雖住說法之場。然不屬耳。或雖屬耳。然有邪執。或等起心。有過失等。雖無上說。彼等眾過。然聽聞時。所受文義不能堅持。由忘念等之所失壞。則其聞法全無大益。故須離彼等。此三對治。經說三語。謂善。諦聽聞。意思念之。此亦猶如菩薩地說。「希於遍知。專注屬耳。意善敬住。以一切心思惟聽聞。」

依六想中。於自安住如病想者。如入行云。「若遭常病逼。尚須依醫言。況長遭貪等。百過病所逼。」延長難療。發猛烈苦。貪等惑病。於長時中。而痛惱。故於彼應須了知是病。迦摩巴云。「若非實事。作實事修。雖成顛倒。然遭三毒。極大乾病之所逼迫。病勢極重。我等竟無能知自是病者。」

於說法師住如醫想者。如遭極重風膽等病。便求善醫。若得會遇。發大歡喜。隨教聽受。恭敬承事。如是於宣說法善知識所。亦應如是尋求。既會遇已。莫覺如負擔。應持為莊嚴。依

教奉行恭敬承事。攝德寶中作是說故。「故諸勇求勝菩提智者定應摧我慢。如諸病人親醫治。親善知識應無懈。」

於所教誡起藥品想者。如諸病者。於其醫師所配藥品。起大珍愛。於說法師所說教授。及其教誡。見重要已。應多勵力。珍愛執持。莫令由其忘念等門。而致損壞。

於殷重修起療病想者。猶如病者。見若不服醫所配藥。病則不瘥。即便飲服。於說法師所垂教授。若不修習。亦見不能摧伏貪等。則應殷重而起修習。不應無修。唯愛多積異類文辭。而為究竟。是亦猶如害重癩疾。手足脫落。若僅習近一二二次藥。全無所濟。我等自從無始而遭煩惱重病之所逼害。若依教授義。僅一二二次。非為完足。故於圓具一切道分。應勤勵力。如瀑流水。以觀察慧。而正思惟。如大德月大阿闍黎讚悔中云。「此中心亦恆愚昧。長時習近重病痾。如具癩者斷手足。依少服藥有何益。」由是於自作病者想。極為切要。如有此想。餘想皆起。此若僅是空言。則亦不為除煩惱故。修教授義。唯樂多聞。猶如病者。求醫師已。而不服藥。若唯愛著所配藥品。病終無脫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諸人病已。身遭苦。無數年中未暫離。彼因重病久惱故。為療病故。亦求醫。彼若數數勤訪求。獲遇黠慧明了醫。醫亦安住其悲。

愍教令服用如是藥。受其珍貴眾良藥。若不服用療病藥。非醫致使非藥過。唯是病者自過失。如是於此教出家。遍了力根靜慮已。若於修行不精進。不勤現證。豈涅槃。」又云。「我雖宣說極善法。汝若聞已不實行。如諸病者負藥囊。終不能醫白體病。」入行論亦云。「此等應身行。唯言說何益。若唯誦藥方。豈益諸病者。」故於殷重修。應當發起療病之想。言殷重者。謂於善知識教授。諸取捨處。如實行持。此復行持。須先了知。知則須聞。聞已了知。所有須要。即是行持。故於聞義。應隨力能。而起行持。是極扼要。如是亦如聽聞集云。「設雖有多聞。不善護尸羅。由戒故呵彼。其聞非圓滿。設雖聞寡少。能善護尸羅。由戒故讚彼。其聞為圓滿。若人既少聞。不善護尸羅。由俱故呵彼。其禁行非圓。若人聞廣博。及善護尸羅。由俱故讚彼。其禁行圓滿。」又云。「雖聞善說知心藏。修諸三昧知堅實。若行放逸令粗暴。其聞及知無大義。若喜聖者所說法。身語如之起正行。是等具忍友伴喜。根護得聞知彼岸。」勸發增上意樂亦云。「謂我失修今何作。歿時凡愚起憂悔。未獲根底極苦惱。此是愛著言說失。」又云。「如有處居觀戲場。談說其餘勇士德。自己失壞殷重修。此是愛著言說失。」又云。「甘蔗之皮全無實。所喜之味處於內。若人嚼皮故非能。獲得甘蔗精美味。如其外皮言亦爾。思

此中義如其味。故應遠離言說著。常不放逸思惟義。」

於如來所住善士想者。隨念世尊是說法師。發起恭敬。

於正法理起久住想者。作是思惟。何能由其聞如是法。令勝者教。久住於世。

復次於法若講若聽。將自相續若置餘處。另說餘法。是則任其講何法事。不關至要。故須正為。決擇自身。而聽聞之。譬如欲知面上有無黑污等垢。照鏡知已即除其垢。若自行為有諸過失。由聞正法現於法鏡。爾時意中便生熱惱。謂我相續何乃至此。次乃除過。修習功德。是故須應隨法修學。本生論云。「我鄙惡行影。明見於法鏡。意極起痛惱。我當趣正法。」是如蘇達薩子。請月王子宣說法時。菩薩了知彼之意樂。成聞法器而為說法。總之應作是念發心。謂我為利一切有情。願當成佛。為成佛故。現見應須修學其因。因須先知。知須聽法。是故應當聽聞正法。思念聞法勝利。發勇悍心。斷器過等而正聽聞。

第二說法軌理分四。一思惟說法所有勝利。_二發起承事大師及法。_三以何意樂加行而說。_四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。

若不顧慮利養恭敬名等染事。而說法者勝利極大。勸發增上意樂中云。「慈氏。無染。